

LANGCHAOFEMING

修来荣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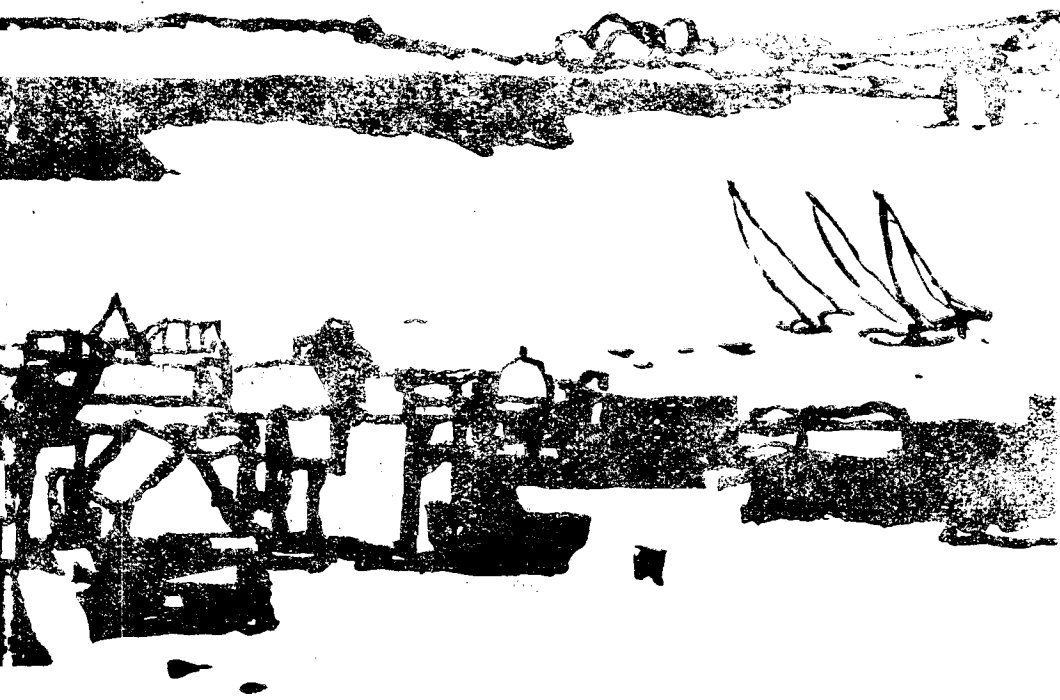
狼巢匪影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124705
89

狼巢匪影

修来荣 著



责任编辑：钱 晔

装帧设计：李 欣

狼巢匪影

lang chao fei ying

修 来 荣

北方文艺出版社 出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)

牡丹江印刷厂 印刷

黑龙江省新华书店 发行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·印张13 4/16

插页2 字数316,000

1985年3月第1版

1985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' 20,000

统一书号:10360·60 定价:2.50元

献给解放哈尔滨四十周年

1946—1986

内 容 提 要

一九四六年，解放战争时期的哈尔滨市（滨江市），外有国民党军队进犯；内有黑盔匪帮杀人、绑票，搔扰作乱。国民党特务和地下先遣军积极勾结黑盔等土匪，妄图掌握“狼巢”（地下军火库）组织武装暴动，配合国民党军队夺取哈尔滨市。我公安总局局长王明清、侦察科长韩威和侦察员们几经奋战，终于识破了打入我公安总局内部的凶恶敌人，拔掉了匪徒一个个据点，最后，缚罪恶累累的黑盔匪首于“狼巢”之内，胜利地保卫了哈尔滨市。

目 次

序

第 一 章	转战滨江	15
第 二 章	又是谋杀	38
第 三 章	黑盔绑票	59
第 四 章	杂技表演	80
第 五 章	明掠暗谋	97
第 六 章	天罡必拾	113
第 七 章	小友新交	130
第 八 章	网张鱼游	143
第 九 章	古刹忆旧	159
第 十 章	智能燃指	177
第 十 一 章	激战残楼	193
第 十 二 章	漏网女人	223
第 十 三 章	班主行踪	241
第 十 四 章	野庙擒妖	259
第 十 五 章	兵匪为奸	274
第 十 六 章	意外发现	299
第 十 七 章	冤家路窄	324
第 十 八 章	舍马保车	333
第 十 九 章	寺院救友	353
第 二 十 章	接力跟踪	366

第二十一章	战友情深.....	376
第二十二章	迅猛出击.....	384
第二十三章	狼巢擒魔.....	397

序

十几辆卡车，载着从前线溃逃下来的日本关东军士兵，狼奔鼠窜似地冲进滨江市区，直向火车站方向奔去。

车站前面的广场已经变成了难民营地。到处是用毛毯、床单支起来的篷帐，到处是散着乱草的“榻榻密”。近千名携儿带女的日本人，惶恐不安地拥塞在这里，等待着撤离。

卡车未等停稳，车上的士兵就迫不及待地跳了下来。他们不顾长官的口令和呼喊，推搡着、吵嚷着，发疯似地冲过广场，闯进车站，挤上了人声嘈杂的月台，朝着一辆即将开动的列车涌去。

虽然车厢里早已无立锥之地，这些来自前线的士兵，还是凭着手中的武器蛮横地赶走了围在车厢门口的侨民们，向车上拥着。有的砸碎玻璃钻进了车厢，有的爬上车棚顶，有的站在车门的梯子上，有的干脆用绳子把自己绑到车门的扶手上。更多的人则象那没头的苍蝇，一会儿从车头跑到车尾，一会儿又从车尾跑到车头……。

到处是下流的咒骂和绝望的哭喊，到处是撕打、冲撞。整个月台象一个马蜂窝。

随着一声尖利的汽笛声，列车象一条粘满蛆虫的长蛇，缓缓地蠕动着，驶出车站，站台上还扔下一多半又叫又骂的士兵。

惨淡的秋阳渐渐向地平线落去，大片的乌云从南半天拥过来。隐隐的听见雷声，几个上了年纪的士兵虔诚地跪倒在月台上

对天祷告：“苍天保佑，快下雨吧，快下雨吧！……”大概因为下雨就可避免苏联飞机的轰炸。

“苍天保佑我们平安回到横须贺！”

“苍天保佑！”有更多的士兵跪了下来。

随着一阵汽笛声，一列车窗被严严封闭着的客车驶进车站。月台上的士兵立刻又骚动起来，列车尚未停稳，已经有许多士兵吊到车门上了。

列车停稳后，只有一节车厢的车门被打开，士兵们一齐拥了过去。

随着一声响亮的口令，十几名荷枪的日本宪兵相继跳下车来。他们平端着上了刺刀的大枪，如临大敌似地排列在车门两边。

看到明晃晃的刺刀和宪兵的臂章，簇拥在车门口的士兵顿时安静下来，纷纷退到月台中央。

身体肥胖的站长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，他躬身站在车门下，迎着从车上走下来的几位日本军官，引着他们穿过士兵们自动让开的甬道，急匆匆地朝站长室走去。

这一列戒备森严的列车，引起了月台上士兵们的纷纷议论：

“这是什么机关，撤退还得宪兵保卫？”

“七三一部队，也叫关东军给水防疫所。走在前面的那个大个子，就是赫赫有名的石井中将。”

“听说他们用好几千个中国人做细菌试验。”

“嘘——小点声，当心把你当成‘马路大’，拿去喂跳蚤。”

“看，又下来一个，宪补？七三一部队怎么会有满洲人？”

“这大概是随车撤退的吧？”

此刻，这个刚刚下车，戴着宪补臂章的“满洲人”，已经匆

匆走过月台，由于脚步匆忙，微微可以看出他有些踉跄。

他未走向站长室，而是从出口处挤了出去，走进了车站广场。

广场上到处是横躺竖卧的日本人。他们拖儿带女，一家一户地蜷缩在一起，等待着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等到的火车。从满地屎尿和乱纸来看，可能有的已经等了几个昼夜了。

“宪补”在人群里转了转，很快就找到了熟人。他用熟练的日本话和对方交谈着。等到他再走出广场，他已经换下了日本宪补的军装。头上戴了一顶鸭舌帽，身穿着一件对襟蓝布褂，推着一辆富士牌自行车，俨然是一个中年商人了。

他熟练地骑着自行车，晃动着上身，用力蹬着。自行车爬上一段高坡，驶过了跨越铁路的霓虹桥，直向坡下冲去。

几天不见，这座城市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。大街上看不见一个日本士兵和警察，家家店铺都紧关着栅板，一群群中国人聚集在街头大声议论着什么，个个都显得激动和兴奋。大概，他们已经听到了日本天皇宣佈无条件投降的消息。

忽然，从左侧一条马路上传来几声枪响。接着，一股浓烟窜上半空，许多中国人呼喊朝着那里奔去。原来是一家日本商场的老板点着了房子，然后枪杀了全家人。

一面写着“武运长久”四个字的太阳旗，象一块破抹布似的被丢在流着污水的阴沟里，几件日本军服堆在一个公共厕所的旁边，显然是开小差的关东军士兵扔下的。

前面的路口被一群骚动的中国人严严地堵塞了，一股浓烟从人群中升起。这里原是日本人开设的烟馆，凭气味就知道他们是在焚烧鸦片。

骑自行车的人不愿意多看这些使他懊恼的情景，猛地将车把一扭，拐向了另一条街。

要不是亲眼目睹，谁能相信这一切会在被日本皇军牢牢地统治了十四年，被称作第二本土的满洲发生？

他现在多么希望会有一队日本宪兵从天而降，驾起歪把机枪，把这些作乱的中国人统统杀死。可惜，这一切已经不再可能了。想到这里，他的脸痛苦地抽搐着，自行车蹬得更快了。

这儿离火车站已经很远了，却隐约传来了一声火车汽笛的鸣叫。大概，那辆专门运送“七三一”部队的秘密列车已经开走，给他留下的只有这告别的笛声了。

在他听来，这汽笛声极象一阵哭声，想到了哭声，不知为什么又使他联想起刚刚在“七三一”部队处死的几百名中国劳工。

从今年年初，建造代号叫“狼巢”的地下军火仓库的工程就在秘密进行了。由于中国劳工的有意怠工和破坏，工程进展得十分迟缓。直到七月中旬，要和市内地下道连结的隧道还没有开工。无奈，只得改变计划，在市郊建造一座独立的地下仓库，以贮存早已运到的大量军火。

枪支、弹药、炸药刚刚运进，就传来了苏联红军在打败了日本最强大的盟国——德国之后，与日本宣战的消息。

负责施工警备工作的宪兵司令小本一郎，得到了新的指示——要把“狼巢”的存在变为绝对的秘密。为此，小本将军接管了整个工程的指挥权。他下令用大量的水泥封闭了所有的出入口，并进行了彻底的伪装。然后又开拓了一条只有极少数人知道的秘密通道，并在门上加了引爆装置，如果不是用特制的钥匙，按密码的规定开启，引爆装置不仅会把开门的人炸死，还会引起连锁反应，使整个秘密地下仓库的炸药一齐爆炸，其威力足可以把半个城市送上半空。

本来，这个“满洲”人对这项工程一无所知。八月十日，也就是苏军坦克从三路突破关东军防线的时候，他突然接到小本的

电话，约他紧急会面，并派专车把他接到将军的官邸。

小本要他参加一项极为秘密的工作——处理三百名参加“狼巢”修建的中国劳工。

他完全懂得“处理”二字在此时此刻的含意，却毫不踌躇地接受了使命。

看到他的脸上掠过一丝狞笑——这是嗜血的人由于联想到杀戮而呈现出的快意，小本将军欣慰地点了点头。对这个可以毫不犹豫地杀害几百名同胞的满洲人，是可以完全信赖的。

小本思忖片刻作出决定：向他公开“狼巢”的秘密。

当天午夜，重兵押解的几辆卡车，驶到了离城市二十多里的特别军事区——“七三一”部队的营地。

这里是专门用活人作各种细菌实验的魔窟。这三百名身强力壮的中国人也完全可以当做“马路大”作各种实验，从而把他们一个个慢慢地杀死。但是，战局已经不容许他们继续从容地制造死亡。具有丰富屠杀经验的石井中将果断地命令：在着手对这座魔窟的所有设施进行全面摧毁的同时，把每个关押“马路大”牢房的通风装置改制成毒气注入筒，利用高压泵把速效的酸酐毒气从注入筒喷射进牢房，然后把尸体送进焚尸炉，焚尸灭迹。

石井的命令得到迅速执行，三百名劳工，经过了十几分钟的痛苦，拚命地挣扎后全部斃命。

随即，戴着防毒面具的屠夫们，把尸体一具具地拖进了焚尸炉。

焚尸炉日夜不停地燃烧着。

这一天凌晨，这座魔窟的最后一座建筑物，在吞噬了最后一具尸体之后，也随着一声巨响，变成了一堆瓦砾。

他，准备和押送劳工的宪兵们一起返回市区，却被石井将军阻止，用不容商量的口气，命令他换上一身宪补的军装随“七三

一”部队一起撤退。

他马上猜透了石井的用心。因为这是在满洲的土地上撤退，前途吉凶难料，各种情况都可能发生。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意外变故，身边有一个对日本帝国忠心不二，对自己的同胞犯下过滔天大罪的满洲人，是会有很多用处的。

虽然小本将军曾嘱咐他，完成任务一定回去当面复命，并告诉他还要委以新的重任，他还是答应了石井的要求，并随他登上了撤退的列车。

列车在夕阳的照射下徐徐开动，他冷漠地望着挂着窗帘的车窗，心中推测着自己命运的未来。

忽然，他的心头猛然一震——

如果石井安然地离开了满洲，他失去了应有的作用之后，石井还会把一个已经窥到“七三一”部队秘密的满洲人的性命留下来吗？

随着车轮的转动，对死的恐惧与时俱增。直到现在他已远远离开车站广场才稍感平静。

天已经黑了，因为停了电，整个城市陷在无边的黑暗中，一股带着凉意的风猛力吹来，旋起满街的乱纸，浓黑的乌云已经罩到头上，远方传来一阵滚动的雷声，一场暴雨就要落下来了。

他的两脚更加用力地蹬着，自行车麻利地拐了一个急弯，把他带到另一条街上，这里离小本的官邸已经不远了。

忽然，远处隐约传来一阵密集的枪声，间或夹杂着手榴弹的爆炸声。他急忙拐进了一个门洞，停住自行车，身子倚着墙，探出半个脑袋，仔细地倾听着、分辨着。

随着枪声的持续，他的心越来越沉重，因为他已经断定这枪声来自松花江边的江上军营房。那就是说，他最担心的江上军兵变已经发生了。

一周前，由他单线领导的一个混入江上军充当士兵的“嘱托”向他报告：江上军军心不稳，士兵们经常在一起议论政局，为首的核心人物是一个叫陆久亮的连长。还有一个四十多岁、有点水蛇腰的小贩，常以给陆连长送烧鸡为名，出入军营。

接到这份情报，他立即向小本将军做了报告。

小本断定江上军内部混入了反满抗日的共产党分子。他指示让这个“嘱托”伪装有反满思想，接近陆久亮，以期发现其上层组织和幕后指挥者。

他执行处理劳工的任务离开市区前，还秘密会见了这个“嘱托”，听取了进展情况的汇报。

这个“嘱托”是一年前完成了在满蒙边境的潜伏任务后，经小本将军批准，随他一起调来本市的两名得力助手之一。别看 he 年纪轻轻，除了反应敏捷，心狠手辣外，还特别善于伪装。短短几天，他就获得了陆连长的信任，还从另一个士兵口中探知，他们正准备策划一场“兵变”，以便配合苏联红军的进攻。

因为尚未得知参加兵变的人数和组织等内幕，还未摸清那个送烧鸡人的真实身份，小本认为：动手抓人为时尚早，还需要进一步探知真象。

谁知，这几天时局变化如此剧烈。无往不胜的皇军溃败了，在皇军掌握之中的江上军的兵变却开始了。

面对这个局势，该怎么办？

必须尽快面见小本将军，聆听指示。因为小本将军已经告诉他，一旦日本本土沦陷，将军本人将率领他和他的“嘱托”们，转入地下，以“狼巢”为基地，在满洲这块第二本土上，打一场复兴日本帝国的战争。现在，这个严重的时刻已经来临了。

伴随着一道明亮的闪电和一声震耳欲聋的炸雷，雨，哗哗地下了起来。

小本的官邸在闹市区边缘，是一所中国式的四合院。幽雅、僻静。刚拐过街口，就看见门前停放着那台乌黑的雪佛兰轿车，小本将军还在等他！他跳下自行车，急匆匆地来到车前，伏在车窗前向车内张望，车内空无一人。车钥匙却插在钥匙孔上。他把自行车停在门边，轻轻推开虚掩着的院门，左右看了看，那两个无时不在的日本宪兵门卫不见了，绕过影壁看了看，院中也是空无一人。

正房、东西厢房没有一丝亮光，只有会客室的窗上映着一缕摇曳不定的光亮，他故意轻咳一声，急步走到会客室门前。

会客室的门半开着，他勾起食指，在门框上轻敲几下，没有人答应。心中一阵纳闷，难道小本已经溜了？

不可能！他马上否定了这个想法。凭他对小本的了解，这个对天皇誓死效忠的日本军人，绝不会在苏军尚未临城就逃之夭夭。

他推门走进屋中，立即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。

凭借着摇曳的火光，一眼就看见东倒西歪地死在屋中的小本和他的妻女。

会客室的地中央，放着一具合抱粗的据说是周朝制做的铜鼎，那是酷爱中国文物的小本将军十分珍爱的古董，现在，它变成了焚烧纸张的炉灶。一缕蓝色的火苗还在舐着未曾燃尽的纸张，随着他的走近，火苗又旺了起来，并在墙壁上显现出一个晃动的身影。

小本的妻子，两个娇小、可爱的女儿都被子弹击穿了头部，死在他的面前。一把军刀还插在小本的腹腔里，拖在地上的肠子不时还在蠕动，血尚未完全凝结，也许他死在听到江上军兵变的枪声响起的时候。

望着小本的尸体，他浑身一阵战栗，心中立刻紧张地盘算起

来。他当然不想步小本的后尘，但是，今后完全要靠他自己藏身立足，也是万分艰难的事情。小本死了，留下了一片重要的空白，这空白正应由他来弥补，这是毫无异议的。可是，这必须要有雄厚的资本。

想到这里，他马上点燃一支蜡烛，从小本身上取下一串钥匙，走到会客室的另一端，把一个硕大的办公桌的所有抽匣依次打开，寻找着他要寻找的东西。当他拉开最后一个抽匣时，一个小小的黑色皮革盒使他眼睛突然一亮，他感到全身的血管都鼓胀起来，真好象有一股杀气浸透了全身。他觉得自己刹那间已经变得无比高大了，他把皮盒揣进了贴胸的衣兜。

望了望痛苦地死在一边的小本一郎，他觉得这个使他敬畏的人物，忽然变成了一个可笑而又可怜的傻瓜。

他把蜡烛随手投进铜鼎中，迈着坚定而又有力的步子走到门口。

外面的雨小了些，但还是下个不停。兵变的枪声已经听不到了。他随手从门边衣帽架上摘下一件风雨衣，披在身上，推开旁门，大步走了出去。

雪佛兰轿车和自行车都还停在那里，他走到华丽的雪佛兰轿车旁站了一会儿，然后转身去推自行车。

突然，他听见了一阵摩托车的马达声。凭声音判断，绝不仅一辆。果然，随着声音的渐渐增大，几道雪亮的光柱扫了过来。

凭着职业的敏感，他立即意识到一种巨大的危险正向他袭来。在今天晚上可以结队飞驰的摩托车队绝不会是日本宪兵！他们直奔这条僻静的街道而来，目标是非常明确的。必须迅速离开这里！他果断地转身，拉开轿车前门，钻了进去，拧动钥匙，急速地发动着汽车。就在摩托车离他还有几十米远的时候，他猛地加大油门，轰的一声，雪佛兰轿车象一头硕大的怪兽，纵身一跃，直

向细雨濛濛的黑暗中冲去。

三辆陆王牌摩托车，一辆军用卡车，一阵风似地冲到了院门前。从卡车的驾驶楼中跳下一个年近四十岁、略有些驼背的人，他就是今天晚上策动江上军兵变的总指挥、中共滨江地地下市委敌工部长王明清。他手提着一把大张着机头的驳壳枪，朝车上一挥，大声命令：“冲进去搜查文件、档案！”他边说着边跑到第一辆摩托车斗前，跳了上去，回头喊道：“摩托车跟我来，不能让小本跑了！”

随着他一声令下，三辆摩托车一齐加大油门，在震耳的马达声中，象三只响箭，呼啸着直向前方冲去。

驾驶着第一辆摩托车的是参加起义的士兵，身高力壮的大老李，坐在他身后的叫陆久亮。

摩托车冲出街口，拐上马路，发现了关闭着车灯急速飞驰的乌黑的雪佛兰的车影。

另两辆摩托车也相继追上来，摩托车灯在细雨中射出三道雪亮的光柱，把积水的马路照得通亮。

为了摆脱追踪，轿车不敢打开车灯，使它的速度受到一定的限制，经过几分钟的追逐，双方的距离在渐渐地缩短着。

坐在车斗中的王明清举枪向天，连开三枪，发出警告。

雪佛兰毫不理睬，径直冲上了一条宽阔的马路。由于这里路面平坦，他毫无顾忌地提高了车速。摩托车紧随着它冲上了霓虹桥，然后沿着一条铺着电车轨道的马路向前疾驰。

雪佛兰象一条游龙狂奔着。飞旋的车轮碾起积在马路上的雨水，扇子似地向轿车两侧溅开，如同这条游龙长出了翅膀。

路越来越宽敞，因为下雨，街上行人很少，雪佛兰和摩托车的距离逐渐又拉开了。

“开枪！把它打瘫！”王明清着急地大声喊着。随即和陆久